

議長選舉風波

李郁塘

——堯樂博士傳之卅五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，張治中心血來潮，要巡視戰後伊犁，以顯威風，結果被伊方冷落，繳羽而歸，就心灰意冷，萌生辭去新疆省主席之念。及至翌年四月，再巡視南疆五區，在喀什又遭東土黨員圍困受辱後，就決定急流勇退，以維持在國人心中，與共產黨談判成功的聲譽。乃於四月廿三日，由迪化專程飛南京，即時向行政院遞上辭呈，同時舉薦新疆監察使麥斯武德先生繼任省主席。

行政院接得辭呈及舉薦書後，就於四月廿六日院會中，先批准張治中的辭呈，繼通過麥斯武德先生的任命，並指定五月一日生效。

麥斯武德接長新疆

麥斯武德先生是土生土長於新疆伊犁的維吾爾族人，尤其還是新疆全省唯一獲得國外大學博士第一人。道德學問，兩兼有之。以當時新疆省政情來說，可算是最適當的主政人選。因而各族居民獲得此一佳訊後，乃奔走相告，各大城市的街頭都大放鞭炮，熱烈慶祝，認為新疆今後就可長治久安了。

然而俄魯史達林獲知此情後，則大加反對，不以為然。蓋因麥氏不僅是留學土耳其，獲得君士坦丁大學博士的學人，對中東情勢多所瞭然，且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，對於無神論的共產主義，向持反對態度。若讓麥氏長此主政新疆的話，那中華民國的新疆省，就永遠不會變成蘇維埃的東土耳其斯坦了。

因而一獲此情，立即先下令外蒙政府出兵北塔山，製造新蒙邊境事端，繼之再指示阿哈買提江等，在迪化與吐魯番、鄯善、托克遜三縣掀起暴動事件，迫使麥斯武德下臺。幸而當時坐鎮迪化的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，與駐守北疆騎五軍馬呈祥將軍，指揮若定，應變有術，竟將外患與內亂，於半月內，迅予收平。這就是民國卅六年六月一日，有外蒙軍進犯北塔山事件，與六月六日迪化與吐魯番發生武裝暴動的由來。

民國卅六年五月一日，新疆省政府再度改組，人事異動幅度之小，可謂創下改組省府紀錄。僅走了三個人，來了兩個半。走的三個人是：主席張治中、秘書長劉孟純、副主席鮑爾漢。張治中雖辭新疆省主席，仍任西北軍政長官。劉孟

純雖辭省府秘書長，仍是長官部秘書長。鮑爾漢雖辭副主席，反而升任國民政府委員。這是張治中預佈的一顆棋子，如麥斯武德維持不住新疆政局時，就拿出鮑爾漢來作擋箭牌。

新來的兩個半人是：主席麥斯武德，秘書長艾沙，副主席伊敏，因伊敏是由建設廳長升任，仍兼廳長，只能算是異動了半職。其他各廳處上自廳處長，下至科股員，均未更動一人。麥斯武德就任省主席，其所以採取如此小幅度異動者，意在維持聯合省政府的樣版，好堵住阿哈買提江等反對之口，讓他們仍然官服原職，就沒有話說

了。然而阿哈買提江等，則不作如是想。此次新疆省政府改組，事前毫無所知，僅由張治中獨斷專行，片面改組，他等不僅不能同意，更進而強烈反對。

先呈請史達林指揮外蒙出兵北塔山；繼在迪化與吐魯番等地，發動「六六暴動」事件，想把麥斯武德迫下臺。幸有宋希濂慎謀能斷，馬呈祥指揮若定，田子梅收亂有術，內亂外患，迅即收平，麥斯武德的政權，仍能確保無恙。

就在此時，國民政府爲了走向真正憲政之途，乃宣佈於民國卅六年七月一日，成立民選監察院。所有監委均由各省市的省市議會議員，互選產生。當時新疆省議員，雖在民選縣議員時，同時選就，但省議會尚未成立。因此麥主席在「六六暴動」救平後，就下令召集各區縣省議員，於六月廿八日，在省城集會以便成立省議會，好由省議員互選出五位監察委員，向監察院報到。

俄酋策劃要議長席

俄酋史達林獲得此情後，認爲這是侵新的另一良機，乃指示阿哈買提江等，不妨以伊方出任省議會議長之職，來承認麥斯武德當主席，作交換條件。史達林作如此指示，絕不是爲了解決麥斯武德與阿哈買提江對立僵局，而是包藏了最毒的禍心。如由伊方人員先出任全省最高民意首長，俟過三兩年，再要求民選省主席。由省議會議長，要過渡到省主席，乃是輕而易舉之事。由此一來，中華民國的新疆省，就在人不知，鬼不覺下，就會變成蘇維埃的「東土耳其斯坦」了！

當阿哈買提江接到史魔頭如此這般的指示後，不便當面與麥斯武德洽談，乃繞了一個彎兒，去向西北軍政長官部交涉。因張治中留京，陶副長官時岳駐蘭州，都無法會面，只得去會見長官部秘書長劉孟純，說出他的交換條件。但劉孟純的回答說：「正副議長之產生，既不能由省主席決定，更不能由長官部委派，必需由省議員互選而產生。伊方欲想拿到省議長職位，必需向全省

十區省議員，爭取選票。伊塔阿三區省議員，當會遵行老兄命令行事，不成問題。但其他七區的省議員，必需多下功夫爭取。好在他七區省議員多係維族人，只要伊方功夫够，不難將省議長寶座，拿到手裡，起碼拿個副議長一定會成功的。但省議會的成立，必需由省主席主持。希望老兄指示伊塔阿三區省議員，要按時出席省議會成立大會，好給其他省議員一個好感，以便拉攏情感，來爭取選票。」

按當時省政府招待省議員，有兩個招待所。伊塔阿三區的省議員，被招待於南樑招待所內，其他七區的省議員，被招待於城中招待所內。壁壘分明，互不來往。因而劉孟純才作此語來進勸。

不知是宋希濂總司令預作安排，抑係楊德亮將軍事有湊巧，就在省議會緊鑼密鼓成立的前三天，他由喀什起來迪化述職。因楊將軍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，平日居常，都到駐地清真寺去參加大小禮拜，從不缺席。而此次到了迪化適逢星期五，乃趕到迪化城內大清真寺作主瑪。而七區的省議員，因同住城內招待所，也就近來大清真寺，來作主瑪（大禮拜），與楊氏不期而遇。在全寺教徒作完大禮拜後，楊氏就先與全體省議員寒暄，繼而大下說辭：

「新疆全省居民，百分之八十五是維族人。明天省議會成立後，首先要選舉議長與副議長，然後在正副議長主持下，才互選監察委員。希望在寺內的省議員們，要運用選票的力量，選出全省最有聲望的維族領袖，出任議長，好爲全省居

民造福社。本人駐防阿克蘇有年，該地沙益提大阿訇，因聲望卓著，已獲選爲阿區省議員，本人願推薦沙大阿訇出任省議會議長候選人。其次迪化是全省政治中心，也是回族人聚居之地，而馬良駿大阿訇，一向是回族領導人物，也是最適當的副議長的候選人。這是本人對省議會人選的一點微見，特提供在寺的省議員們作參考！」

楊德亮將軍所推薦的正副議長人選，既合實情，又合真理。全省居民維族人最多，出任議長，回族次之，出任副議長。因而六月廿八日下午，省議會選舉正副議長的結果，果如楊將軍的安排，阿克蘇沙益提大阿訇當選爲省議長，迪化市馬良駿大阿訇獲選爲副議長。這在全省五百萬居民來說，正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共認爲是最適合民意的一次選舉。因而選舉結果傳出後，獲得全省居民同聲喝采。

然而此一選舉結果，反使阿哈買提江大失所望，不僅未拿到議長高位，竟連副議長也未摸到邊。如此結果，他如何向俄酋史達林交代。於是在憂懼與惱羞情下，乃下令三區省議員，即時退出省議會，不得參與廿九日省議員互選監察委員之事。

麥斯武德省主席，與沙益提省議長，原想等一二日，三區省議員同心轉意後，再進行省議員互選監委之事。不意時過三日，伊塔阿三區省議員，竟被阿哈買提江下令，搭乘中蘇機撤回伊犁去了。由省議會互選監委之事，就此流產。於今監察院內，全國各省市都有監委出席會議，獨缺新疆籍的監委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

伊方人員受命撤走

俄酋史達林運用阿哈買提江侵新一事，在迪化省議會競選正副議長失敗後，就大失所望，認為武鬥既失敗，文爭又不成。爲了懲處不力，不得不下令將彼等由聯合省政府撤出，好藉口來拆麥斯武德主政之臺。然後再找有力搗亂份子，在新疆境內製造亂源，另找侵新機會。

阿哈買提江在接到史魔要彼等撤出新疆聯合省政府的命令後，先令時任民政廳副廳長的賴希木江，以返伊省親爲由，逕向王曾善廳長，請短假半月，首先離迪化返回伊犁。繼令省府副秘書長阿巴索夫，去向劉孟純請病假一月。阿某出此下策：第一表示不承認新疆省政府改組；第二不信任省立迪化醫院，怕遭毒手。時隔兩天也離迪化返伊。旋再令時任教育廳長賚福鼎（即出任中共維吾爾自治區首任主席）以返伊請示參加省府改組事宜爲由，由他批准，向長官部備案，也離迪化。最後阿哈買提江以戰中機場送客爲由，竟搭中蘇機返伊。就此伊方參加聯合省政府的要員，於民國卅六年七月半全部撤走。

伊方人員來去如此方便，乃種因於在盛世才主政新疆時，與蘇俄組成新蘇航空公司（後改稱中蘇航空公司）使然。按該航空公司，名爲中蘇合辦，其實權完全操在俄人手中。自上總經理，下至場站員，清一色都是老毛子（新疆人對俄人之別稱）。航行飛機全屬俄製，駕駛員沒有中國人，都是大鼻子（俄人代名詞）。中國人在該公司內，僅能當個售票員。中蘇航空公司的

航線，西起俄屬中亞哈薩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圖，東至新疆東境重鎮的哈密城，中經伊犁與迪化兩市，連頭帶尾共有四站。總公司設在迪化市。每站的距離，約爲七百公里，每站的航時，約爲二小時，每週二、五作定期班機飛行。因此老毛子與伊方人員，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，真是方便之至。

文武官員橫遭臭罵

當伊方參加聯合省政府的人員，全部撤離迪化以後，俄酋史達林不僅不負破壞新疆聯合省政府責任，反而向張治中正式提出抗議。並採取外交途徑，經由蘇俄駐華大使羅申，就近在南京，將抗議書面交張治中。抗議書的內容是：阿哈買提江等之離迪返伊，全是受了新疆警備總司令等人，以武力壓迫使然。伊方人員因沒有安全保障，不得不採取此一策。因此新疆聯合省政府之解體，應由宋希濂等幾個軍人負責等情。

張治中收到史達林的抗議書後，在南京已不能裝聾作啞了，必需再回迪化作一番處理。他雖急流勇退，見好就收，辭去新疆省主席之職，但他仍是西北軍政長官，尤且繼任的省主席也是他推薦的。對於此次聯合省政府解體，以及安撫伊方人員，還得由他出面來收拾。因此先向國民政府報備，繼向「國共美」三小組請了短假，星夜乘專機趕返迪化。在返回迪化的翌日上午，就以電話召集迪化的文武各機關，文職薦任以上，武職上校以上的首長與主管人員，必須於十時前齊集長官部大禮堂（迪化人統稱之爲西大樓），

召開軍政擴大會議，共商伊方人員離迪化返伊犁問題。

哈密區警察局，因奉命於七月一日正式撤銷，筆者此時正留在迪化向民政廳辦理結束區警局的事宜。經辦此事的機構，爲民政廳第四科。而該科科長胡步虬先生，此時已奉警察總署唐乃建署長之命，調任爲蘭州警分校簡任主任之職。因我出身警界，胡步虬乃向王曾善廳長推薦我繼任第四科科長之職，王廳長也很同意。但我已應哈密專員候選人之邀，要競選哈密副專員，應邀在先不能答應，遂予婉拒。就在此時，胡科長突接到去西大樓出席政軍聯合擴大會議通知的出席證。他因忙於整理行裝，乃拜託我代表他去西大樓參加會議。爲了回報他對我照拂的好意，只好點頭答應下來。

當筆者隨着王曾善廳長以及各科科長，按時趕到西大樓報到後，就被總指揮宋希濂，以文左武右的按排，列入長方陣形中。這種陣容一看就知道是聽訓陣勢，根本不像召開政軍擴大會議。時至十時五分，張治中身着上將軍服，板着面孔，沒有一點笑容，走入會場。由擔任總指揮的宋希濂，先喊「立正」，俟張治中步上講臺，繼喊「稍息」二聲後，其餘的時間，都由張治中一人發言與罵：

「本人經兩年多的心血，所達成的和平局面，一夜之間，就毀在你們這些人手中。今後新局，眼看又要走上亂途，你們叫我如何向中央交待？」

接著他一揚右手，用食指指着站在臺邊的宋

希瀛的鼻子又說：

「你只知『軍事勝利』，不懂『國家利益』

。要知國家利益，遠勝軍事勝利多多。於今你逼走了伊方人員，今後叫我怎麼辦？只要伊方人員在迪化，留在省政府內，我就有駕馭他們的辦法。此時他們全部撤走，今後若要有事，就找不到談判對象了；如進而再生亂事，此一重責，究竟是由你承擔呢？還是由我負責呢？」

張治中一向是巧言詭辯的能手，無中生有，強辭奪理，乃是他的看家本領。此時此境，竟然倡言「國家利益」，大過「軍事勝利」的名詞，真是指鹿為馬，趙高第二。假若「六六暴動」成功，演成「伊犁事件」第二，張治中此時，還能站在西大樓的講臺上，來臭罵這些維護新疆大局不墜的文武官員嗎？

宋希瀛出身黃埔一期，張治中曾擔任過黃埔前期的教官，算是有師生關係，近年來先出任長官部參謀長，繼改任新疆警備總司令，張治中都是他的頂頭上司；再加上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習性，雖然被張治中指著鼻子臭罵，臉色青一陣紅一陣，表示出內心的不服，但始終未辯一言半語。在場的其他文武官員，都被罵成「國家的罪人」，誰還敢發言申辯呢？所謂軍政擴大會議，就在張治中以大白臉的角色，演出一齣獨腳戲。

排列在臺下的文武官員，都變成看戲觀眾。他的演技雖精，但劇情離譜，所唱的戲詞，又不堪入耳，因而所有的觀眾都沒有鼓掌。所謂政軍擴大會議，歷時廿分鐘，就悄然落幕了。

反俄將領幾被調離

張治中此次返新，席不暇暖，就召開軍政擴大會議，旨在堵住文武官員之口。換言之也就是不讓全疆人出來說話，好讓他放手媚史親俄，為所欲為。因為史達林對他的抗議，是走外交途徑。於今張治中要答覆抗議事件，也得走外交途徑。於吳厲完文武官員當日下午，就召請外交特派員劉澤榮相陪，再度紆尊降貴，去拜會蘇俄駐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。當二人見面寒暄過後，張因有事求人，也就首先發言：

「阿副主席等突然離迪返伊，大出本人意料之外。希望台端站在調和人立場，請出面調和說項，好讓返伊省府大員，早日重返省府再度合作。」

「這件事礙難應命，因本人已接史達林元帥的電示，如讓阿副主席等，重返迪化的話，首先需獲得安全保障。要獲得彼等安全的先決條件，就必須先將駐新反俄將領，調離新疆，才可達成台端的要求。因而此事能否達成，全權操在台端手裡。」

張治中一聽波米諾夫的回言，乃是史達林要假他的手，將反俄將領調離新疆。史魔的這個要求，與他親史媚俄政策，並不違背，當然可以接受。不過還得問明反俄將領係指何人，知悉姓名才能着手，免得將來調走張三，又指出李四，那是共產黨的慣技，永無休止，不得不防。於是又請教的口吻，再問：

「不悉史達林元帥電示中，所指駐新反俄將

領，指的是什麼人？」

「來電指明有三人：其一為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瀛上將；其二是南疆警備總司令楊德亮中將；其三是吐鄯托區警備司令田子梅少將等三人。」

張治中一聽波米諾夫僅及三人，因人數不多，可以接受，當下就點頭應允，說：

「此事假我時日，相機處理，自會達到史達林元帥的要求。不過仍請閣下鼎力相助，勸請阿副主席等，早日由伊返迪，繼續參加省政工作。」

「依情依理，在上述三將領未離新之前，要請阿副主席等先行返迪，在事實上實難辦到，不過本人可以保證，宋楊田三人離新之日，也就是阿副主席返迪之時。」

張、波再度會談，到此告終，對波米諾夫來說，他已完成史達林的指示，可謂不辱使命，有了交代；在張治中來說，調離三位反俄將領，不僅於他無損，反而少去三個礙手礙腳的絆足石，何樂而不為？尤且借此機會再調派三位聽命於他本人的將領，就可確保其「西北王」寶座於不墜，豈不快哉！

專員選舉一波三折

在邊遠新疆地區，一下子要調動上、中、少三位將領，去人容易補人難，必需返京去物色。好在張、波會談時，也沒有談及時限問題。同時由波米諾夫口氣，也可測得俄僑史達林，在等待撤換三將領期間，不會唆使伊方再發動戰事。於是

張治中在拜會過波米諾夫後，再度作晉京之行，乃於八月八日乘軍機返京。當其專機在哈密過境加油時，正是哈密區民選專員的前夕。因其一言，竟將選局改觀，尤對筆者不利，茲將詳情述後。

筆者七月底在迪化西大樓參加了張治中親自召開的軍政擴大會議，替人挨了一頓臭罵後，翌日就乘中蘇機返回哈密進行民選專員與副專員事宜。新疆民選事宜，因地面遼闊，交通不便的關係，僅省縣議員採取直接民選。其餘如民選正副縣長，與民選正副專員都採取間接民選，即民選正副縣長，僅由縣參議員投票選出。選舉正副專員，除所屬各縣的縣參議員投票外，再加上各縣省議員而已。當時哈密區專員候選人，僅堯樂博士一人，當無問題。而副專員應選二人，爲了適應民族成份，選舉法上規定爲哈族一人、漢族一人。哈族副專員候選人，也僅有定居鎮西縣境的哈族領袖阿通伯克一人，當選也無問題。唯漢族副專員候選人，有二人登記，一是哈密前任縣長陳守平，二即筆者。論資歷都够格，論實情筆者要佔優勢。蓋因陳縣長僅與哈密一縣有關，只認識哈密一縣的縣參議員。筆者兩年在區警局長任內，不時巡視鎮西與伊吾等縣，早已認識了這些有選舉權的人物。此外專員候選人堯樂博士，對於陳守平的爲人，僅是一位作官者，不是作事者；對筆者的認識，正好相反。例如民國卅四年間，由河南、山西兩省淪陷區，轉運上千難童，一半運到吐魯番，一半留在哈密。救濟與教育難童的事，本應由縣政府設法救教。但陳縣長以

沒有這筆救教費，一退六二五，不加開問。而筆者目睹難童的困難，尤且正是受教育的期間，乃挺身而出，運用漢文會（各省同鄉會）的財力與地址，先創立中正小學，因年齡漸長又成立哈密中學，加以培植。再加我在區警局局長任內，警譽不錯，堯樂博士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頭，爲了建設今後的哈密區政，就想邀我搭配競選哈密區正副專員。因此在選舉前兩天，堯氏請我到他的公館客室內，當面對我說：「你明天請上三桌客，意思意思，後天就當副專員好了！」因哈密、鎮西、伊吾三縣的省縣參議員僅有三十餘人，故堯氏要我請三桌客。

堯樂博士競選哈密區專員，已成鐵的事實。誰來出任副專員，也僅是堯氏的一句話。於今堯老令我請客來意思意思，也就說明我當選副專員沒有問題了。

就在哈密民選正副專員的前夕，張治中因處理史達林的抗議，與波米諾夫談出結果後，又乘專機由迪晉京。在其路過哈密飛機加油的短暫時間時，仍然大擺官架子。哈密駐軍首長莫我若旅長、專員李朝星、縣長白錫爾、專員候選人堯樂博士、副專員候選人陳守平，以及監選主委王曾善，均到機場迎送。筆者當時已無官職，對於張治中向無好感，因而未去機場捧場。就在此一漏洞情下，陳守平利用安徽巢縣小同鄉的關係，親向張治中晉言，說明翌日哈密要民選正副專員，堯樂博士競選專員當無問題，惟副專員大成問題。副專員雖由省縣參議員票選，其實是堯樂博士的一句話。而堯已屬意前任哈密區警局局長李郁塘

，敬請長官向堯候選人說項，改變一下主意，由陳本人出任副專員等語。

張治中一向能言善辯，鬼點子最多，在聽畢陳守平的晉言後，就利用登機的短暫時間，邊走邊向堯樂博士說：「明天你就當選哈密專員了，我先向你道賀！唯對副專員的選擇，我有個建議，應取陳（守平）去李（郁塘）。原因陳縣長不當副專員，就要回內地；而李局長並無此意。你爲何不留兩人，只取一人呢？」

堯樂博士一向有服從中央大員的習慣，張治中此時雖不當省主席，仍然高高在上當「西北王」，焉能不接受張的關說，賣這個人情呢？就此本人出任哈密區副專員的事，原是煮熟的鴨子，不意因張治中的一句話，又被飛走。堯樂博士把張治中送走以後，就繞道我家，說明上情。接下又安慰我說：「後天正副專員宣誓就職，你就出任民政廳長好了，不要難過！」

哈密行政在遜清時，屬鎮西廳。入民國在楊增新與金樹仁主政時，隸迪化行政區。民國廿三年盛世才上臺後，堯樂博士只倒金（樹仁），而不反盛（世才），遂與尕司令馬仲英分道揚鑣，各走各路。馬仲英率部西走南疆，堯氏率衆返故鄉。盛世才一爲安撫，二爲感激，乃任命堯氏出任哈密警備司令兼縣長。堯樂博士雖接受盛世才的命令，當了盛的部屬，但盛世才仍不放心，乃在哈密成立行政長公署，予以監視。這是哈密成立行政長公署的由來。

因哈密區僅有哈密、鎮西、伊吾三縣，及七角井設治局一局，人口又少，因而行政長公署的

編制很小，僅有三科兩室。第一科掌民政，第二科掌教育，第三科掌財經。秘書室掌文書與人事，會計室掌主計。全署僅有卅餘人。至吳忠信主政新疆時，始改稱為專員公署。迨張治中就任聯合省政府主席後，根據和平條款，爲了加大各行政區的職權，乃將各區專署組織擴大爲：民、財、建、教四處，與秘書、人事、會計三室。署內職員隨之增加三倍，達百人之衆。至麥斯武德出任省主席後，才完成民選專員之事，也就到了實施新制之時。

委曲求全隨遇而安

堯樂博士就任民選專員伊始，一因不信任陳副專員，二因尙無主任秘書，全署上下人事的安排與業務的推展，全交筆者辦理，歷時一月，才有頭緒，上了軌道。就在這時，西北軍政長官部秘書長劉孟純，爲了控制哈密專署，突函介該部何姓上校科長，前來哈密專署當民政處長。堯專員爲了賣劉的情面，竟然答應下來，筆者就得讓

位。在一個月內的短期中，本人就遭到兩次異動，就生任人擺佈之感，頓生他去之念。事爲堯專員知悉，乃先加解釋，繼加勸慰的說：「劉孟純雖已不當省府秘書長，但他還是長官部秘書長，仍然高高在上，控制整個省政府，爲了本署今後工作順暢計，不能不賣劉某這個人情。而你在區警察局長任內，就熱心提倡教育，且有卓效。你就改任教育處長，發揮你的所長，爲全區青年學子造福社，也是很重要的事。總而言之，我不能讓你離署他去。」

堯專員既已打開窗子說亮話於先，本人就得委曲求全受命於後，翌日就走馬上任，到教育處去辦公了。

當時哈密區的教育非常落後，全區三縣一局內，僅鎮西縣有一所縣立初級中學，其他縣局小學畢業後，就升學無門。筆者有鑒及此，乃在區警察局長任內，作了一件不務正業的事。竟以私人力量，創設一所哈密中學，以解決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。轉眼之間，初中生又將畢業，升高

中又成問題。於今筆者出任了哈密專署的教育處長，首先向省政府爭取經費，將私立哈密初中及鎮西縣立初中，均設爲省立初中。接下再向省府提議，在伊吾縣成立初中一所，在哈密與鎮西各成立高中一所。此外再成立一所師範學校，以便培植小學教師諸問題。

所提各項均被省府採納核准。就此在哈密、鎮西、伊吾三縣大興土木，展開建校工作。時經七八個月，至民國卅七年六月底，三縣建校工作，大致完成。這是筆者在哈密專署教育處長任內最顯著的成績與貢獻。

本人在哈密專署埋頭苦幹的當兒，迪化民政廳第四科孫姓科長，因鬧桃色事件，坐罪下獄，該職成空。按民政廳第四科是主管全省警政業務，事關全省治安，職務不宜空懸太久。至於科長任用權，一由警察總署派任，二由民政廳推薦，由警察總署核准。王督善廳長乃會同時任軍統局迪化站饒鐵珊站長，向警察總署唐乃建署長推薦筆者出任警政科長職位。一因本人出身中央警官學校，二因擔任過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，正是出任此一職位的最適當人選。因此筆者一經王、饒二人推薦，就被唐署長核准。當即由南京來電，要我到迪化走馬上任。

本來在民國卅六年七月間，哈密區警察局奉命結束時，王督善廳長就有意邀我出任此職。惟我當時正熱衷競選哈密專署副專員之職，致加婉拒。於今哈密副專員落空於先，而唐乃建署長又任命於後，只得先向堯專員請辭告別，然後向民政廳王廳長報到上任。（未完待續）

畫

中

有

詩

張大千名畫孽海花

王治平

張大千名畫孽海花寫狀元夫人賽金花，背景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清宮起火。也就是樊樊山（增祥）「彩雲曲」長歌中所描寫的：「……誰知九廟神靈怒，夜半

瑤臺生紫霧，火馬飛馳過鳳樓，金蛇啖噬啄鷄樹。……」
觀名畫，誦佳句，其予人的感受，正是一頁慘痛歷史的重現。